

橋本忍

Hashimoto Shinobu

我与黑泽明

复眼的映像

1日1桥本忍 —— 著 张娟雯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复眼的映像

我与黑泽明

複眼の映像 私と黒澤明

[日] 桥本 忍 ———— 著 张嫣雯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眼的映像：我与黑泽明 / (日) 桥本忍著；张嫣雯译.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3
ISBN 978-7-5596-3944-8

I . ①复… II . ①桥… ②张… III . ①桥本忍—自传
IV . ① K833.13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12388 号

复眼的映像：我与黑泽明

作 者：[日] 桥本忍
译 者：张嫣雯
责任编辑：徐 鹏
策 划 人：方雨辰
策划编辑：赵 磊
特约编辑：黄 欣 李 晖
装帧设计：山川制本workshop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2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12印张
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944-8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64258472-800

目 录

序曲——东京进行曲	1
第一章 《罗生门》的诞生	7
伤病军人疗养所的战友	9
一生的恩师——伊丹万作先生	16
第二章 黑泽明其人	51
《罗生门》	53
《生之欲》	85
《七武士》I	121
《七武士》II	156

第三章	共同编剧的光和影	205
	编剧先行	207
	一枪定稿	217
第四章	桥本制片公司与黑泽明导演	261
	两位副导演	263
	《影武者》	277
	《乱》	287
第五章	黑泽明导演后续	303
	尾声	
	菊岛隆三	327
	小国英雄	342
	黑泽明	347

序曲——东京进行曲¹

看个电影去吧 喝喝小茶去吧
干脆搭乘小田急线 逃离尘嚣吧
新宿啊 日日换新颜……

我是土生土长的关西人，来自兵库县的乡下。

我之所以知道东京圈内有条叫小田急线的民营铁路，并非因为我曾任职于国铁（JR²的前身），而是受到昭和初期——昭和四五年³那阵子非常流行的《东京进行曲》（西条八十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影响。在轻快活泼的旋律中，一句句的歌词宛如地图指南，在我脑海里勾画出了还

1 《东京进行曲》原是菊池宽的一部长篇小说，因在杂志上连载受到读者喜爱，日活公司遂于1929年将其拍成了同名电影。影片由沟口健二导演，夏川静江、小杉勇主演。为了给电影做宣传，片方需要一首歌曲来造势，便请来已名满天下的中山晋平和西条八十创作了电影同名歌曲。这首歌是日本唱片界与电影界首次合作的产物，因此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首电影主题歌。——译注，本书注解除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 JR，即日本铁路公司（Japan Railways）。——编注

3 昭和元年是公历1926年。昭和年加上1925即可换算出公元年。

未曾谋面的东京。

及至我来到现实中的东京，已是那首歌风行了十几年之后。无论是歌词中充满了恋爱气息的丸之内大厦，还是风情迷人的浅草，抑或是日新月异的新宿，都成了一片荒凉的焦土野地。

昭和十三年，我以现役兵身份加入鸟取连队，因感染肺结核而被豁免兵役。历经陆军医院和日本红十字会的诊疗，在伤病军人疗养所窝了四年，总算是活着重返尘世，但已经留下了重创的身体，让我无缘再回国铁复职，于是我转行做了军需公司的一名职员。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奉公司之命出差，终于才第一次踏上我憧憬已久的东京的土地。

我要去的是新宿伊势丹的辅楼，战时的军需省——类似现在产经省的政府机构。由于电梯发生故障，我得费老劲爬上六楼，时不时地得在楼梯间歇口气。万里晴空之下，战后东京废墟无边无际，我突然想起《东京进行曲》里的歌词“新宿啊日日换新颜，连那武藏野的月亮哟，也高挂在百货大楼的楼顶哟”，其中的百货大楼恐怕指的就是这幢伊势丹吧？

时隔不久，公司在靠近台东区御徒町站的昭和大道上设立了出差办事处，打那以后，我来东京出差便都在那里落脚。

“东京虽然看似广阔，谈起恋爱却显局促。”这是出

自《东京进行曲》的一句歌词。我在东京仅有一个熟人，就是新东宝的电影导演佐伯清。佐伯先生担任我的剧本老师伊丹万作的副导演，他从京都太秦的JO（电影公司）和伊丹先生一起被选派到东宝电影公司工作，来到东京。不过几年后，伊丹先生因肺结核卧病在床，又回到了长住的京都大映摄影所静养。佐伯先生继续留在了东宝，并在新东宝成立之初被擢升为新人导演。

佐伯先生的家位于世田谷区的鸟山，我从御图町乘坐山手线来到神田，再乘坐中央线到新宿，在新宿坐京王线到千岁鸟山，换乘山手线到涩谷，而后坐井之头线到明大前换乘京王线，常常这样去拜访他（因为他与伊丹先生是故交，我出于亲近感，唤他佐伯大哥。其他人都称呼这位新锐导演为佐伯兄）。总而言之，为了往返佐伯府邸，我常常乘坐京王线和井之头线，但要说起小田急线，我可一次都没坐过。

这是昭和二十四年的早春。

冬日余威未尽的寒风在昭和大道家家户户的上空呼啸盘旋，从上野方向吹来的干风特别寒冷刺骨。

我身上套着大衣，提着一个包，走出公司的东京出差办事处，在御图町坐上外圈的山手线。到涩谷下车，换乘井之头线。那部电车眼见就要进入下北泽站的时候，小田急线的下行电车从高架上的井之头线下方与之交错而过，

从眼前飞驰而去。小田急线下行电车的大车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下北泽站下车后，我东张西望地借助着指示牌摸到了小田急线的站台，等了一会儿，坐上了下一部下行电车。这是我初次乘坐小田急线，去往成城学园下一站再下一站，狛江。此行是去拜访住在小田急沿线狛江的黑泽先生——电影导演黑泽明。

我的电影剧本《雌雄》（后更名为《罗生门》）被黑泽先生选定，打算将其拍成电影。制片人本木庄二郎先生打来电话与我约定了和黑泽先生的面谈时日。今天就是初次会面，就剧本进行第一轮讨论。

黑泽先生是个怎样的人？我虽预感到这即将到来的会面会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却无法预先揣摩出个中究竟。多想无益，不管怎样，哪怕想破脑袋也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于是我把专注的目光投向小田急列车的车窗，凝望那流逝而过的风景。

空地、农田、树木、房屋、房屋……小田急沿线看不出太多空袭的痕迹。闸道口、车站、商店街、公寓楼、蔬菜田、收割后的黑乎乎的稻田、房屋、房屋、空地、闸道口，又是新的公寓楼。轰隆轰隆，放眼望去，都是房屋、房屋、房屋……刚才就余韵袅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的歌声，逐渐变得清晰响亮。东京虽然看似广阔，谈起恋爱也显局促；浅草的风情让人心驰神往……我坐在头一回乘坐的小田急

列车上，目光虽然锁定在窗外的风景上，脑海深处却像留声机一样，反复地响起这首二十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东京进行曲》。

看个电影去吧 喝喝小茶去吧
干脆搭乘小田急线 逃离尘嚣吧
新宿啊 日日换新颜 连那武藏野的月亮哟……

第一章 《罗生门》的诞生

伤病军人疗养所的战友

我和伊丹万作先生结识，无法用“偶然”或是“顺其自然”来涵盖，也超越了那种认为一切皆必然的命运论。完全得归功于运气好。

我至今也无法忘记那个大热天，暑气蒸得人浑身发软。

冈山伤病军人疗养所位于冈山县都洼早岛町，靠近濑户内海的儿岛半岛根部。群山低矮延绵，可算是丘陵地带，占地约六万坪，病房楼建在西山和长着郁郁葱葱赤松林的东山上。中间是主楼，西山上还有通风阁之类的建筑。结核疗养所直属于厚生省¹，进来的都是在陆海军服役期间生病的官兵将士们。

战时，由于陆海军的作战及训练，官兵会罹患水肿等胸部疾病。陆海军部队无力照管，政府于是将内务省的一

1 厚生省，原日本政府部门之一，最早设置于1938年，2001年与劳动省合并，改组为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省是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

部局升级为厚生省，计划在全国各府县分别设立一个伤病军人疗养所，作为全程解决军中病患问题的机构。冈山县的建设相对较早，便将原籍冈山、兵库、鸟取、岛根四地的伤兵都集中在这里。

我不是从部队医院直接被移送过来的。我经由红十字会回了一趟家乡，在家乡待了一周后才孤身一人进入疗养所，住进东山上的收容病院，也即第一病院。任何人初到此地，都必须在这里静养一周才能接受检查。由于部队医院没有把病历转送过来，便需要重新拍X光片、验痰、记录发热情况，综合判断以决定应将患者分配到东山还是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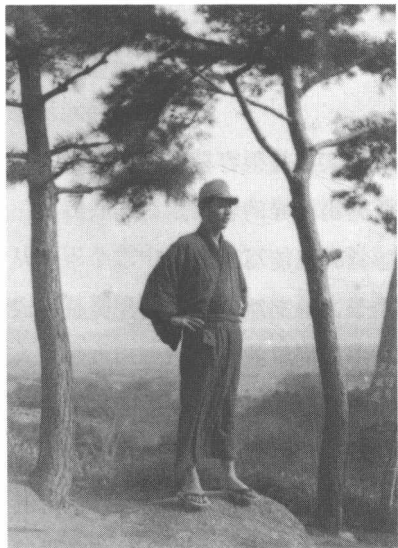
入住疗养所那天天已很热，及至翌日午后更是酷暑难耐。

六人病房靠墙两侧分别有三张床，我的床位居中。军队的等级制度在此地不再适用，若有空床的话，我无疑会选择靠窗边或是靠走廊的，可是病房已被五名从松江连队移送过来的病友占领，我只得睡在正中央唯一一张空床上。

上午还多少有些微风，窗外亭亭屹立的赤松，传来忽远忽近的类型海浪涨潮般的蝉鸣声。风是从遥远的濑户内海吹来的。

（我会不会就在这里听着松籁死去呢？）

可是到了午后，风一下子静了，酷热使蝉鸣声犹如傍



进入伤病军人疗养所时的作者，昭和十六年

晚的雷暴雨般袭来。但我们需要保持绝对安静，不能随意走动。松江来的那五位病友，似乎对收容病栋的生活预先做了功课，无一例外都准备了书报读物，个个优哉游哉地看着杂志或者单行本。唯独我一本书都没带，仰面对着天花板发呆，

无事可干。

突然，感觉我旁边靠走廊一侧的床位有窸窣窸窣的动静。我转头一看，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从床上坐起身，手中拿着一本书，对我说：“要是不嫌弃的话，这本书借你，随便翻翻吧。”他把书递给我。面对突如其来的好意，我只说了声“啊，谢谢……”便赶紧低下头接过书。这是本略有些厚度的杂志，封面上印着《日本电影》四个字。打开一看，没什么让我感兴趣的报道，便只是随意翻阅。突然，我发现杂志后面刊载了一个剧本。我从头读了三四页，有点摸不着头脑，又继续读了下去，读完后，我向旁边的

军人确认道：

“这就是剧本……电影的剧本吗？”

“是的。”

“没想到这么简单……实在是很容易写啊。”

小个子男人的脸上流露出诧异的表情。

“这种水平的，我感觉我也能写出来。”

盘腿坐在床上的小个子，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不不，写剧本不是那么简单的。”

“谁说的，这种水平的东西我能写得更好。写这种剧本的，日本写得最好的是谁？”

这个小个子男人叫成田伊介，是从松江陆军医院六十三连队过来的。他歪着头，略带困惑地苦笑了下说：“名叫伊丹万作的一个人。”

“伊丹万作？”

我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然后意气风发地宣布：“那我写了剧本，就让这个伊丹万作看看。”

然而，正如成田伊介所言，写剧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翌年，我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伤病军人疗养所的生活为主题，创作了《山里的军人》，并将这个剧本寄到了伊丹先生那里。打我从疗养所不告而别回到家乡开始下笔算起，完成这个剧本，足足花了我三年多